# 金石萃編

#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 唐五十六

### 麻姑仙壇記

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九寸記四十六行行二十字後跋二一十行一十四行每行俱十六字正書在建昌府南城縣

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顔眞卿撰并書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

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
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弈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
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
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蹔
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
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
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蹔往如是便
還即親覲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時不先聞人
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
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

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擘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閒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蛘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念

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把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對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年忽見虎駕

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
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　睿宗
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　玄
宗感焉乃　命增修仙宇眞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
麻姑發迹於玆嶺南眞遷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
今女道士黎瓊仙秊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
而飡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
法籙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鄒鬱華皆淸虛服道非夫
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
眞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秊夏四月也

江南西道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于此壇東南有池池中有紅蓮會變爲碧壇邊杉松皆偃蓋時聞鐘磬步虛之音東南有瀑布源下三百餘尺山頂上石中有石螺蚌殼或爲桑田所變也西北有麻源謝靈運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云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即此處也刺史顏眞卿拔神仙傳撰仙壇碑備詳其事太平寰宇記

右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

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集古錄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黄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

書曾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録
於後使覽者詳其眞僞云金石録
麻源第三谷入太霄觀別由小路約行十里上山其
紆峻亦畧類徑山中路有界青亭次雙練亭枕流亭
懸瀑對瀉雪濺雷吼天下奇觀也近之龍王祠有潭
天寶中黃龍見於此自此始得平地而爲仙都觀方
士謂之丹霞小有天觀宇雖古而道士星居無復淸
高氣象主者晉景常具飯五峯堂五峯謂葛仙朝眞
望仙拜仙泰人皆強名也元豐間封麻姑爲淸眞夫
人元祐改封妙寂眞人宣和加上眞寂沖應元君徽

宗御書元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來字余見

曾公碑曾公塑像在祠堂中　周必大歸廬山日記

顏碑刻于唐大歷六年曾公篡文紀山迹也石膩書

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樂初爲蘄州衛

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于府遂什

襲藏之蓋欲其可久也　謝士元跋

陸放翁云曾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

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畧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

記則歐陽公之疑與曾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

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閱舊石焚

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與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眞則破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金薤琳琅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人建昌碑隨入公廨咄爲一守豪之歸而命俗工摹一碑于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函之即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哉明潘益王重刻碑跋

仙都觀壇即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

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本嘗時購之不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敬視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爲之慨然偶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點畫波發與京師所見毫髮不差遂鑴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人祔河南虞丞與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楷因併刻之季膺跋

是碑失去既入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聖座東偏發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躁樵豎于澗底拾出其碑版字跡猶無恙先君以其竒

迸軏珍襲一副後碑入郡中漸就剜裂觀者每爲悵快茲郡公鴈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册色喜遂命工人石羅汝芳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至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歷中人僞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爲楷模誤矣庚子銷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吳陵吳旣閶驤之子夢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余麻姑

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

蓋臨川舊石毀後梁君重刻于建昌者草廬所謂浸

失其眞者是也帶經堂集

右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爲玉版可入懷袖唐顏魯

公眞卿撰書共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爲魯

公正書第一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圮吳道士攜

置雲崖山遂流落青綬東平間明永樂中爲薊州衛

知事雷豫所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

置之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曾文定鞏李說書覯劉郎

中涇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磐左吏部贊

詩與書皆足附魯公之後而士元則戶部子也集古錄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而不免惑于神仙釋老之說予觀魯公使李希烈時見危授命非深于二氏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即此碑石既失復歸諒不止魯公忠義之所感召抑有神人如麻姑者袚猗于其閒乎金石後錄

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爲新建裘曾青所遺以較大字精神結搆無毫髮異惟見鞭者纔背作具旗盤字皆作二一爲小異耳虛舟題跋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爲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間劚得之斷其一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誰能鑴後人每珍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右麻姑仙壇記小字本黃魯直謂是慶歷間學佛者所書趙德甫亦疑其僞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不喜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可爲定論也碑題撫州南城縣攷南城漢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宋以後改隸臨川郡唐改臨川爲撫州縣仍隸焉宋始於南城置建昌軍自是乃別於撫州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小字麻姑仙壇筆力遒勁質樸黍而有尋丈之勢非魯公不能作此此雖翻刻摹勒尚佳惜碑陰不可得見而大字者世亦罕傳趙兩至江西竟無從訪得也

三教道場文

碑高四尺廣三尺七寸二十二行每行字不等正書

資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場文其傍刻周文王神□碁故後周文王號□□□□□

朝請郎行成都府廣都縣丞李去泰述

書人樂安郡任惟謙

四維無涯虛黃混其體精氣相射陰陽孕乎中寒暑推
移日月所以交會道德敷暢仁義所以表儀卽有金人
流化開悟方便之門寶籙口宗中融自然之理法本無
別道亦強名隨化所生同歸妙用故知二儀生一萬象
起三殊途而歸體本無異至哉廣運籌之又處方丈之
間示我三教察其規製卽資州刺史　叱干公作禮虔
誠大曆二年十月奉爲　我國家之所造也公六德居
邦千里作鎭心貫白日志勵秋霜出敵忘家長安不徒
甲第以身許　國閫域獨作長城公之忠也每歎黑山
尚乇常以丹誠望　闕所經幽顯志誠感通神上啟靈祇

誓清寰㝢公之義也今南方已定全蜀無虞戰馬歸山衆落附款公之力也襟帶無外書軌永同至于海隅罔不咸若公之口也所以建此道場上荅神理公之信也

天地合德鬼神共資磅礴山川崧邃祠宇口口智力誰敵此門巍巍乎視現不窮蕩蕩乎思量無及人世幻影盡證虛無衆聖眞容超然利見無言說法無色現身不動如如能生此會黃金照曜上有白毫放光紫氣氤氳下有眞人現世漢崇褒聖巳表儒風唐號文宣弥尊德位仙雲法雨併灑虛空東序西庠盡涵霧露别爲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拔棊本根則後用之

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將軍特□龍驤之號羅列四部變現十方迴向之間不覺恍惚想之疑遠人理並行聽之無言風樹傳法悲夫造化未出陶鈞稽首歸依願離生死蹢躅勒石用紀斯文其詞曰　西方大聖爲法現身不生不滅無我無人甘露灑雨水□淨塵心澄智□道引迷津湛然不動永絕諸因　混元難測杳杳冥冥恍惚有物想像無形□□辯位四方□星中含仙道下育人靈法傳不死空餘老經　廣學成海煥文麗天光□十哲軌範三千獲麟悲鳳讀易窮爨首唱忠孝跡重仁賢其道不朽今古稱先

大曆六年歲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記

門師京兆府萬年縣沙門智順

鐫字人平原郡雍慈順

都料丈六彌勒佛匠雍慈敏

按此碑題資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場文唐書地理志資州資陽郡劍南道文內不著叱干公之名兩唐書傳亦無姓叱干者通志氏族畧代北複姓有叱干氏云代人後魏獻帝定姓爲叱干氏居武川魏書官氏志叱干氏後改爲薛氏今此碑仍作叱干公者殆唐時猶有此姓而未盡改歟碑題

下注云其傍即周文王神口基故後周文王下闕文

有云别爲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枝

葉本根則後周之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

名班列將軍特口龍驤之號所謂後周文王者似

指後周文帝宇文泰初謚文公閔帝受禪追尊爲

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以文義

求之當是資州建三教道場其旁有周文王之舊

祠建後周文王之廟即以後周文王爲護法塑像

爲持寶刀者猶今佛刹之有伽藍神也文内敘三

教先佛次道次宣聖蓋三教之目肇于此矣沙門

智順謂之門師未曉其義三教似皆有造像而獨
有都料丈六彌勒佛匠姓名著于末行亦未詳也

大唐中興頌

磨崖高一丈二尺五寸廣一丈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二十字左行正書在祁陽縣石崖

尚書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節度判官元
結撰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真卿書

天寶十四季安祿山陷洛陽明季陷長安　天子
幸蜀　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季　皇帝移軍

鳳翔其季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
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
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惛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
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
唐繄晛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万旗戎
卒前驅我師其東　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
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　宗廟再安
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祅災瑞慶口來凶徒逆
儔涵濡　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

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稱是膺能令　大君聲容
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
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季
上元二季秋八月撰　大曆六季夏六月刻
祟寧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浯溪進士陶豫李
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
石君豫太醫成權及其姪逸口守能志觀德清義明
等衆俱來又明日蕭褒及其弟褒來三日裴回崖次
請口賦詩老矣不能爲文偶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
世不得此妙墨劉之崖石耳春風吹船著浯溪扶

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莎石刻鬢成絲明
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
萬家口作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
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蹐蹐還京師口間口召色
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凄凉幾苟活高將軍口
口口口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
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口僧六七輩亦有
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涷雨爲洗前朝非
宋豫章黄庭堅字魯直諸子從行相柷柘楉春口允
悟超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葢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集古錄

在祁陽浯溪石崖上俗謂之磨崖碑又按寰潛□熙寧間作笑峴亭記曰次山文章道勁魯公筆畫□□皆有以驚動人耳目故中興頌寶之中州士大夫家而浯溪之名因人稱著天下輿地碑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絕唐上元中邕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顏真卿書吳曾能改齋漫錄

浯溪近山石澗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石厓數壁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餘石無幾所謂石厓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范成大驂鸞錄

結自以老于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偉觀耶嘗謂唐之文弊極矣結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

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廣川書跋）

宋馬永卿曰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金石文字記）

浯溪遥望之石壁嶙峋如屏如闕近覩之嵌空玲瓏叠峰而多穴石質類太湖復類靈璧面背皆奇隨步

異態設窮人巧爲假山未有能髣髴者崖畔槎枒老樹交柯垂陰蒼藤倒掛瓔珞百千清溪一線注於江觸石而墜有聲鏘然境致淸絕元次山罷道州樂其幽勝遂移家焉一水一石各爲之銘又乞顏魯公書其所作中興頌鑱諸崖壁潘耒遂初堂集

黃山谷跋及書磨崖碑詩字奇偉可喜跋所云崇寧三年三月己卯今山谷集刻本脫三月字則己卯日竟無所屬又下列敘僧守能志觀德清義明等衆而刻本以等衆作崇廣不能爲文刻本作豈復能文偶强作數語借秦少游已下世刻本亦少偶字及已字

詩內烏擇栖刻本烏作烏至臣結春秋二三策句刻本春秋作春陵此其尤謬不可不以石刻舉正者也攷次山春陵行自敘蓋爲諸使徵求而發於中興碑無所寓詞惟易以此石作春秋二三策與碑云天子幸蜀太子卽位靈武其中隱寓貶刺此春秋之義也集刻半誤于工人而此跋又參遠爲世所不見故爲存錄以訂近本之疎使校勘者知有考也授堂金石跋

按撰頌者元結新唐書傳史思明亂命結發軍拒賊南鋒結屯洛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

結水部員外郎佐譚府與碑題銜合呂諲傳稱上
元初拜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則結
之爲判官亦在其時頌撰于上元二年正與兩傳
合也碑題顔真卿書末云大歷六年夏六月刻真
卿官撫州刺史亦在大歷六年則是元結撰頌後
十年而後書且刻也碑頌肅宗中興即位靈武收
復兩京上皇還京等事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
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則撰頌又在還
京後四年頌磨崖在祁陽縣浯溪結判荆南時寓
居于此其刻峿臺銘在大歷二年浯溪銘唐亭銘

俱在大歷三年不知何以刻此頌獨遲至大歷六年也黃山谷詩磨崖据金石文字記與峿臺浯溪㾊亭等銘連及但詩爲中興頌碑而作因移附于此山谷詩後有秀才家以私錢刻之云云一行又有康熙癸丑重修刻一行不具錄此碑爲祀族姪宸官永州知府及小門生林崑瓊知永明縣先後以搨本見貽較之外間傳本最爲精審至次山此頌並無春秋譏刺之意山谷所言殊不足憑　國朝王文簡公士禛所作摩厓碑詩議論頗正附錄於後云有客新自湘江歸登堂示我浯溪碑苔寒

色正三百字忠義之氣何淋漓白日行天破幽巖
走避罔兩潛神夔憶昔天寶初喪亂漁陽突騎如
飈馳二十四郡少義士平原太守獨誓師平生不
識顏真卿乃能一木支傾危清河年少氣慷慨太
歲作質平盧兒中興大業起靈武功成不死神扶
持道州刺州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琚詞請公磨崖
書絕壁鑴鑱千仞青雲梯蠻烟瘴雨不剥蝕萬古
照耀天南陲昨者劇賊亂瀆海盜據衡永爲根基
太平祭告徧羣望山川一洗無磷緇宜有雄詞繼
前代磨崖重刻浯溪碑

田尊師碑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二十
八行行字數不等行書篆額在富平縣

大唐檢校兩[illegible]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頌

此行闕

□□□內供奉□光書并題額

□□□□□□□□□□□□□德乃昭□□而□□

□□□□□□□□□□□□□□□□□□□□□

□□□□□□□上公用之 漢帝降而□□□□□

□□□□□□□□□□□□而□□□□丹□而遊

紫府□□□□□□□□□□□□□□□□□□□

神仙□□□□能脩苟能脩之何遠之有　師□□□
□□□□□□□曰□原縣縣西□一十五里□□
曰永寧鄉□□□□□□□尤殊仙才特異□
歲□□尊師學道方通衆妙之門卅□□□□□□□
盡十□□□四□□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名永仙□□□□□紀
星月以登壇步乾坤而入□金丹易□將□□廿之津
木□□魂已得養生□□□□□□□□□□不
墜□□猶□雖江□海濶無□□□智能地久天長
有盡却先於□□□邑舊俗多□□□□至道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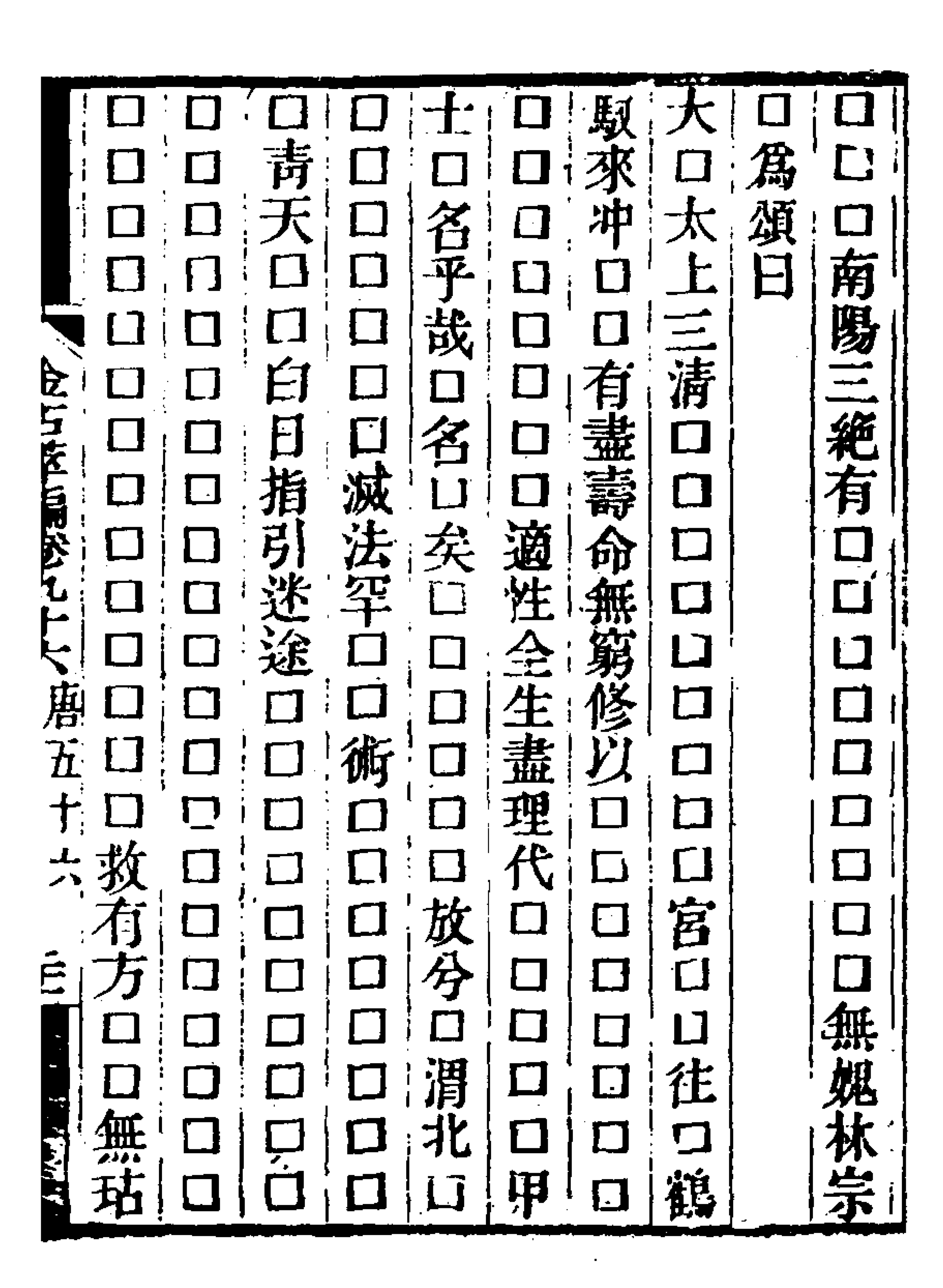
□□□□□□□□□□□□□之有□□此此生無
滅□竭精念□□□知逍遙不□於谷神寂寞永□於
山鬼吁□悲哉尊師愍之曰豈有思其□□□忘其□
□將□□□□□□□　□□氣象遂□於仁里□
開秘訣□□　元君舉手□招□□知復曼之大笑者
莫不勤而行之□□□□何其盛也則知陽□□□寒
□□□□□□□□□□□□□□□□□□□□天
寶二載五月廿三日從人之願欝起仙宮盤曲而勢左
陵右邑自卯而□□□發及酉而百堵齊□□□山
積良不□□□□□□□振□□候時而□不日而成

睿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賜額曰永仙觀崇
□却望腑曰而青翠盈襟太華斜看出戶而□□山□
則□□□□□出脩□□門□□□□□□□虹梁
□榻綺疏蹲館伏兎蟠螭躍魚自尊師厥初既而棲□
□山□□□谷槐移儒市杏摘仙林□□□□□□□
請　眞君之宅海□湘□朱□紫□異藥千品名花萬
類庶春華之可採豈秋實之無望雖固在生成亦爰資
樹植穿畦種子汲井□根昔□□□□□□□七寶
□□三珠□□覆院□□□□列背緇成帷□成蓋當
畏景挹赫而淸陰靈靄翳尊師是賴夫人者滋味□□

口之所養也□則害身故□□□□□□□□□淫而
生疾若宮商失節甘□逾□始雖惛心塞耳終乃腐腸
伐性至於風飄雨濕明思晦惑□□□腹□□□療而
脉分三部意□多方有□□□□□□而愈之者有宜
以言辭解釋而愈之者有宜以消息導引而愈之者有
宜以針灸湯藥而愈之者皆□□□□□□之則沉痼
既已深膏肓無所□□□□□□□□劣五藏六府四
支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亦有時朝拜
或終日閑安開太上□□□□□華之奧旨四時□□
知無爲而□□□□□□□物可齊了非馬以喻已馬

之非馬有無雙遣彼我俱忘欲使尙瀟淨華業敦清淨
則釋□□□□□稽首請益伏膺待告分剖疑滯發
□□□□□□□不到實尊師善導眇有道門使撿挍
殿中監冲虛申先生志高詎仰道邃難名偏□　□□
□□□□□□□奏尊師爲四方妙選領兩縣□□
□□□聲自宮闕□□而　詔從天落□於□□□以
光榮□抑□之□豈求之也初上元歲大兵□□□登
失事五穀不登天降凶災人受凍餒尊師乃□□□食
以待□者凡所蒙活數逾千計於是縉紳處士孝廉秀
才先□□□左衛胄曹參軍金□□□□府兵曹參軍

田視等卅八人皆鄉邑髦彥河山□□□□□□□
曹□僉曰尊師德行可稱將傳不朽頃國家多難遂因
鄉里□□□□刋勒而常有□焉□　我寶應元
聖文武皇帝□□□□立功中書令汾陽王子儀□□
事兵部尙書□□□□中書侍郎元公載黃門侍郎王
公縉光□□□□□　京兆尹于公□兩□尹□□公
□于公□□□府邑宰□公□主簿陸公□□□□
公平陳公審□□□□□以道化令行□□□□古
于戈載戢□□攸寧夫然故尋英賴□□□□□□
□□□□□□□□□□□□□□式建豐碑於昭□行



口口口南陽三絶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無媿林宗

口爲頌曰

大口太上三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宮口口往口鶴

馭來冲口口有盡壽命無窮修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適性全生盡理代口口口口口甲

士口名乎哉口名口矣口口口口口口放兮口渭北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滅法罕口口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青天口口白日指引迷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白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救有方口口無玷

俞肩思齊施周□□□□□□□□□□□□□□
□□□□微猷播□□□□

相傳美原鎮爲眞人拔宅上昇處故後人立碑于此碑甚磨泐號年莫可攷故附置于此關中金石記

按碑文約一千六百餘字今存者約九百餘字而閒斷難讀文義不能曉暢撰人姓名全泐据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載此碑云蕭森撰田名德集王羲之行書大歷六年十月立又据抱經堂集觀身經銘碑跋云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撰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

亦集右軍書是皆以此碑爲蕭森撰集右軍書也今按此碑蕭森姓名雖不見而次行則有内供奉口光書并篆額等字其非集右軍書明甚碑今在西安府富平縣美原鎭唐書地理志美原縣屬京兆府太平寰宇記美原縣屬耀州義林旌義二鄉唐元和三年割隸富平縣以奉豐陵然則今富平縣之美原鎭卽唐美原縣地而立碑之所疑卽義林旌義二鄉也長安志美原縣載靈集觀而無永仙觀卽富平縣亦無此觀是觀在宋時當已廢毀宜平陜西通志亦無攷也然据碑文云口原縣西

口一十五里曰永寧鄉似永仙觀建于其處縣名泐一字疑美原也攷長安志美原縣無永寧鄉碑既闕泐無可證矣碑云中宗皇帝名永仙則似中宗時已有永仙之名又云天寶二載欝起仙宮元宗皇帝賜額曰永仙觀是永仙之額元宗始賜也碑又云上元歲大兵凶災人受凍餒尊師活逾千計于是田覲等卅八人刊碑頌尊師德行下有寶應皇帝及中書令汾陽王子儀中書侍郎元載黃門侍郎王縉等姓名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十二月史思明寇陝州上元元年閏四月大饑代宗紀

寶應二年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
武孝皇帝壬子大赦改元廣德宰相表乾元元年
八月郭子儀兼中書令寶應元年五月元載行中
書侍郎廣德二年正月王縉爲黃門侍郎碑所載
與唐書皆合据會善寺戒壇牒大歷二年十二月
王縉列銜尚是黃門侍郎則立碑歲月不出大歷
初年金石錄補稱田名德造觀大歷六年三月落
成則立碑當在是年今與觀身經碑並列之碑稱
尊師脉分三部意口多方觀身經碑亦云智方愈
疾慧食充飢是尊師又常以醫藥濟人不獨道行

高妙也關中金石記以美原鎮爲眞人拔宅處後人立石此蓋流俗傳訛未詳玩碑文者也

觀身經銘碑

碑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五尺五寸五分前刻觀身經銘後刻永仙觀碑文共三十行每行五十二字行書在富平縣美原鎮

淸淨智慧觀身經銘經文不錄

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撿挍奉先□□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

大唐京兆府美原縣永仙觀碑文

朝散大夫兼丹州別駕上柱國蘭陵蕭森字從政撰

并摸集王右軍書

邈夫□冥濬泊者不可以思及混成空有者不可以□

量故　我聖人云□不知其名而強名之者其惟

大道乎先天□生後時□進希微豈得乎□聽混澄

焉撓其淸濁湛然無爲莫之領□三才自敘万物□成

泊乎叔世智巧□滋□飾陶甄之用漸昧自然之本是

以聖人維綱深仁救時存乎□象以匡□弊　我

大唐觐□大聖皇帝道超萬古功冠百王探至□而拯

蒼生賡淸化而致地庶欽若　上帝追遠　元始□以

天寶二年□月□日下　□閒□縣□虞元朝年

代將遠或多頹□宜令所在長官量加修葺時縣令河
東柳升長河之秀高嶽之英負不羈之才□□雲之氣
上承　□□下順人心因庭簡之餘爰搜永寧郊古廟
夫行政治者必務洽乎道乃與是龍觀　先生田名德
語斯改更□□□生之□□□□人之力乃於縣東纘
舊業創新制周廻數里垣□百雉劃戢疏壕夕終朽飾
若非至道精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尊師勸勉有方歸
化如市堂殿廊宇煥焉惟新𡕘像真容肅然如在至五
年又以□術之餘資□洪鐘一□并植奇樹珍林廣芝
田蘭圃不可勝數□□□□精感潛通六年□月□日

有　詔賜額曰永仙觀勅尊師爲觀主別新度七人以
充灑掃則自此而立也頃以　國家多難未終□山之
功今天下□平士宇清謐　一人有慶地庶咸蘇
復興一匱之功將成九仞之業大曆十六年乃建門屋
尊師□務既畢內□蒼生聿脩開□之門大啟迷津之
□於是集晉右軍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
刻石寔邁古今經文鎮開永疑王子之世道門復値何
必甲申之年觀是則身患頓忘仰之則筌蹄懸解摠諸
盛事克就其功不稱不伐者惟　尊師乎　尊師頻陽
人也□道而□含道而長年十四　中宗孝和皇

帝登極置景龍觀而度凡□五十載然主此觀又踰三
紀行業□□於海內令聲聞達於天府其年□月十六
日□□　□旨令知奉先等縣威儀使　尊師德合□
□□同其廣事無爲而無不爲行常道乃非常道□□
上善無得而稱繇波莫測其淺深□涯豈量其遠近上
座蔺法會監□公孫志誠弟子　　徒衆彭惠源并
諸縣□道俗門□等千有餘人並道行純脩智懷泉遠
咸仰慈德業恳作而無記𦒿時逢康泰人喜豐年縣令
裴公平政殆有方惠訓無喻故得鏤文金石特建豐碑
庶不朽之功並乾坤□可久靜默之教歷億歲而彌彰

其詞曰

浩浩元始冥冥□成□分萬□□□千名淳□□起□□□生偉哉□聖聿□善誘探賾隱顯覃思空有□乎未形吾乃無咎握圖繼胄粤我大唐轉彼頹迹降此新綱廟遷邑左化啟頻陽碧堂□起靡宮秀出壂棟□雲浮梁暎日面□聖衆羅衛匪一□□善貸表列希聲萬鈞陶冶九乳方成響愈迷俗韻節昏明璨璨其林氛氛蘭圃神草遍秀祥花閉吐帷蓋元都垂陰紫府道弦業廣積□無垠天仙合德人物通神皇宮錫號翰苑題文觀□觀惠非實非虛身有患有身無患無或異同蛛或

同鵬魚盡至道□道亦眞如□如□文旣□於□火雕
篆是□于玉書功高望重月我尊師道□□聖德遺□
夷智方愈疾慧食充飢千齡奉壽萬品承規道則斯在
何必具茨式刊琬琰永久爲期

今在富平縣美原鎭題曰美原縣永仙觀碑文相傳
田眞人拔宅上昇處也 金石文字記

永仙觀在唐京兆府美原縣即今之富平縣觀主田
名德同令柳升奉天寶二年詔書葺治永寧鄉古廟
至大歷六年三月落成建碑也自明皇夢見老子眞
容之後承奉風旨者獻符瑞興土木干戈肆起幾至

亡國恬不知悔田名德爲中宗時景龍觀所度道士年八十餘刻淸淨智慧觀身經亦集右軍書與五千言之糟粕殊不足觀與此碑並傳于世金石錄補

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承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承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淸淨智慧觀身經銘今以其言諦覩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隱隱可辨其下云三皇內景弟子承仙觀主兼撿挍奉仙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卽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爲鎭

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撿校兩縣威儀兼
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歷
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抱經堂文集
按道藏有太上靈寶智慧觀身經即此碑所刻者
道藏目錄注云觀身實相深達智慧了見四大六
種根識內外照盡悉皆空寂此是觀身極則今此
碑所刻經文首行多缺泐而其存者有智慧了見
四口六口根識等字正合也惟標題碑有淸淨字
道藏作太上靈寶彼此不同耳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七

宋璟碑

碑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六尺側厚一尺二寸五分兩面俱二十七行行五十二字側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沙河縣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眞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劘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肆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闕峻大理丞祖務本 皇櫟陽令父闕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出晉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絶口者五日八九歲將嘗夢大鳥銜書吐公

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胷鬲自
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年十六七時讀易曠時不精公
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
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
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
歎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
等有司特聞 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
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
事參軍拜舞趍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
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

員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　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務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　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扣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

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

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

覩自朝至于日昃　勑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誚公謝罪公拒之後有僇慍二豎來弔公辭曰賢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淸宮問罪事冂　五王　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撿

授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与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往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眞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粤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　睿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

王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
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
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
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
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
下車無敢不蔬彼之風俗競趁苟蒯茅茨竹榱比屋鱗
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旗于甍齊
翼万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無何使
中官楊思勖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
言思勖以將軍貿倖泣訴于 帝帝嗟歎久之拜

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
侍中明年　駕幸東都至三崤馳道險隘騎不得前
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
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　陛下
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
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　睿宗嘗命公名諸
皇子及公主邑号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
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号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
正家之道王化所宜　睿宗悅而從之八季拜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竪構

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劾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郎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徹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

十三年 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 肅宗感悅 制曰所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

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与□□尚書王畯爲莫逆之友晚而弥篤凡所詼諧入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絶賓客其年

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

睿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絶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年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敎里第享年七十

五天下失聲

肅宗震悼追贈太尉諡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糴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愼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佴公而殁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昪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衛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悊或乂克篤前烈以休令

聞以戊寅歲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
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
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王立殿天子之邦
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
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蠢廸撿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
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
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
何以异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
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
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眞卿天縱技文

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論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

曰

天命鸒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　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介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轄琅琅賦啞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差稱

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驪登閭　黼扆驟列繡
裳造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
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　天后愕眙百寮
震惶公獨凛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
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遻曹諫
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悉心
糺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于常恭之就第慭懼靡
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刺貝丘朋辭儔行三思揖語
公獨偱牆處之不怍轉旆于杭旣遷鄴城遂尹洛陽乃
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綰銀黃　睿宗登

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口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与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

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　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嘗賢相也落魄於此其可留乎遂贈以駞馬送還大曆十三季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　上欲別加超奬且命待　制於側門十三季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眞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闕八字碑去官道二

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難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顔公體大書字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邱塚纍然類皆煙滅于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顔魯公之賢而此碑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字闕二之祖贈邢州刺史爲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登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守誥爲前政攻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范致君記此石未揭今從金薤

琳瑯
抄出
右唐宋璟碑顏眞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升尙
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尙渾恕延華
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
子衡謫官沙州益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
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爲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
侍郎兼攝尙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
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
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
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

愛須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石與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覽者傳焉金石錄

宋文貞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篆書石刻沙河二公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眞足三絕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辭內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詠諸人飄疏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爲怪故不足怪也非所

望于韓傳亦是一證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
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弇州山人稿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
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
之重樹于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
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
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
本之闕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
倚平碑一言作一賜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
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銜

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敕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問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敕公按覆碑無敕字集本云置之座

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鄰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槩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琅

右唐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衛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

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刓蝕猶少况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歸震川集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所誣譖貶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

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間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始爲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

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繇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贓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敎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

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廣北都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証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體篆籀較然在

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

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
言字碑云毋寵子異集作毋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
集作優許碑云佴公而歿集作躡公而歿又都穆金
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暘今碑正作
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
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正作左右震悚敕使馳
救之碑作馳赦今碑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
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
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
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

不得前敕公覆按碑無敕字今碑正有敕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罌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既遷鄴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爲西京留守

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晉
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晉守乎又公引
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
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
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
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不書但是疏忽竹雲題跋
以碑證傳互有脫漏如史云張易之誣魏元忠引證
張說公語說以名義將入呼易之爲五郎而稱之曰
卿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不奉詔以救之王仁皎
卒諫止用竇孝諶故事皆公志節所繫而碑遺之至

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傅于臺中者天后將黜之公獨引過神龍復辟讓封不受改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拒公任公竟出太平長公主有異謀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男又縱橫公執奏之及碑側所記必歷歷在人耳目閒修史者有何避忌而不之載也嘗請窮治易之兄弟時武后春旱欲赦遂令之出者新史曰姚璹舊書曰楊再思碑止書內史而遺其名若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詳述其詞蓋揚善隱惡之意偶爲以公之忠直諸子皆不肯歿後三十五年孫儼始爲樹碑雖公名在天壤不以

碑爲久遠然過公之塋拜公之墓讀斯碑而興起者未嘗不以魯公之文而欷歔長太息也金石後錄

蕭勤菴至邢訪文貞公後二十四代孫道亨攜族譜來公子七六無譜爲六子華譜甚詳華子儼蘇州刺史儼二子長嗣先左補闕次子詞宗奉化令家焉明景泰初兵部侍郎諱玫者公十七代孫也過邢有望墓詩其家南和者十七代而絶宏治間南和令朱銳於奉化取公十九代孫伍來以守祠自伍至亨凡六世今家沙河者百餘人業農家南和者僅道亨一人奉化者久不相往來勤菴震記來齋金石刻考略

按棠陵方豪字思道重立宋文貞碑有斷碑集一書以記其事余見之太和堂吳氏藏書目中訪之三衢方氏後人或有存者只少有心之人耳丁敬辭觀妙齋金石考略

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尚書右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碑稱開元廿一年抗疏告老正與舊紀合而新舊書本傳俱作二十年誤矣唐以黃門監即侍中紫微令即中書令及同三品平章事爲眞宰相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雖名丞相而非宰相之職文貞以開元八年由侍中拜開府儀同三司始罷政事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非再入

政府也　碑側記別載遺事二條又云昭義軍節度

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嵩

慕公德業乃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石俾

工刻之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者

略之也封演天寶末進士所著有聞見記古今年號

錄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新舊唐書璟本傳皆闕復延惟宰相世系表列璟

八子獨全趙氏益末嘗檢及又魯公記碑側已言第

八子而子璟碑書七子此必非誤自魯公亦爲傳刻

者過也趙氏又以碑云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

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是兼攝尚書左丞與復爲魏州誠如趙氏所指二史皆未之及然余又以碑按璟之歷官方其始也謂上黨尉以後轉王屋主簿又轉合宫尉又授錄事參軍凡三遷官然後拜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又遷殿中侍御史又遷天官員外郞然後爲鳳閣舍人新書但于自上黨尉而下即書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而舊書以累轉鳳閣舍人包之其失皆略也新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

證之此碑所載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此新書衍文誤也舊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與碑次敘符合而新書遂于兼侍中亦附之四年之下則中閒方隔一年其官仍名黃門監而牽連書之至此是尤疎也舊書弱冠舉進士據碑言十六下第稱明年進士高第則璟年十七成進士猶未及弱冠也新書刪弱冠二子較舊史爲不苟矣又碑言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書本傳及元宗紀皆作十二年或碑亦摹勒有失眞耶然新書本傳遽改易其文作東巡

泰山則爲非是按紀十三年乃有封泰山之文其于
幸東都葢已兩書之而景文又誤以二事合爲一此
大不可也新舊書竝以瓌二十年請老碑作二十一
年公抗疏告老碑從當時盧僎所上行狀宜可據瓌
之子復先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宰相世系表作
太僕少卿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表作太子右諭德華㓜入爵等
登封尉尉氏令表作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中
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表作河西行軍司檢校左散
騎常侍其中詳略亦可參證然史載廣平諸子皆荒

欽併𡟤而碑云或肅或文或哲或乂克篤前烈以休

令聞嗚呼誤墓之詞雖曾公亦不免若是與新舊書

言渾怨尚坐貶皆書地而華衡得罪獨從略焉今碑

言衡謫居沙州是亦史所未及可備錄也外又有神

道碑側記趙德父巳具錄茲不再贅云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一側皆神道碑銘其一側記宋公㦸

事謂之碑側記曾公文集有碑銘而無側記金薤

琳瑯有側記而無碑銘今取兩書互勘碑闕數字

得以補足碑云其先出于殷王元子史記宋世家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

紂克殷釋微子復其位封紂子武庚續殷祀武庚
作亂成王誅之乃命微子開奉其先祀國于宋梁
玉繩人表考云微子始見商周書紂庶兄始見世家宋微國
名子爵見尚書孔傳又作魏子見路史後紀注云魏郎微玉繩按傳世家伯會
之孫為魏公徐廣引世本作微公本書律歷志全小司馬謂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微而殺紀微子索隱
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諸從微音此路史所本也蓋二字古通名啟書微子之命序又見左傳
僖六年襄九年又作開見史記別紀世家又見尚子議兵又見呂氏春秋誠廉漢人避景帝
諱改國于宋為上公見微子之命亦曰殷公見周書王會解要之
微子之封宋在成王時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乃謂
殷王帝乙長子啓周武王封之于宋誤矣傳云七

世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黄門
侍郎據世系表宋氏在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居
西河介休十二世孫異異三子恭譏洽徙廣平利
人譏生榮國榮國下闕子一代孫即弁後魏吏部
尚書襲利人子弁子紀紀子欽道欽道子元節元
節子宏峻宏峻子務本務本子元撫即璟父也是
欽道爲璟之五代祖今碑云祖似脫五代二字矣
碑所敘高曾以下官位與表同惟表云廣平利人
襲利人子碑及魏書弁傳皆作列人爲不同據魏
書地形志列人縣屬魏郡表作利人誤也徙居列

人者爲瓌之十世祖今瓌稱邢州南和人不知何
代遷南和也魏書宋弁傳弁祖愔世系表作樂國歷位中
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列人子弁伯父世顯
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因李敷事死是弁父叔
珍嗣父世顯可以補唐表一代之闕也魏傳又稱
弁長子維維弟紀字仲烈遷尚書終北道行臺卒
于晉陽是爲瓌之六代祖紀子欽道武定末冀州
別駕又北齊書宋欽道傳云初爲大將軍主簿與
書記後爲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贈吏部尚書趙州
刺史碑與表但云黃門侍郎瓌父元撫碑云衛州司戶表皆參軍

贈戶部尚書舊書傳云贈邢州刺史皆彼此互異也碑敘璟歷官與兩傳同者十之八九惟封廣平郡公兩傳在開元五年官侍中之後碑在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之時爲異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教廣人度材陶瓬以弭火災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是撰頌立碑者張說也舊傳不載張說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立碑也新傳則云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是未嘗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又兩傳載
皇后父王仁皎卒葬墳高五丈一尺璟言極剴切
帝謂人所難言公等能之賜綵絹四百匹又兩傳
載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
璟拜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惟兩傳作十七年與碑同而碑不云三人同日拜舊書本紀書璟拜右丞相乾曜拜太子少傳同爲十七年八月乙酉事而張說之拜左丞相在十七年二月丁卯非三人同日新書本紀則皆不載宰相表亦無惟於開元四年閏十二月書宋璟爲吏書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通鐙亦與新紀同
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
尚書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璟亦有詩應制句
云太常陳禮樂中掖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

緯舒此爲瑒風節所繫及元宗從諫得賢盛事光
照史冊皆不可略者而碑皆不書碑載瑒告老後
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使榮王琬勞問此是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事据本紀瑒有蒲津迎駕詩知
其迎拜之地爲蒲津也詩云回鑾下蒲坂飛旆指
秦京雖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是自東都回鑾時
也榮王琬者元宗第六子始王鄄徙王榮後謚靖
恭太子也瑒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
詆其飲謔俳優廣平風教無存且言衡最麤險据
碑側記則言衡陷吐蕃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爲賢

相之子以駟馬盡室護歸使其果艱險何能感動若此史家言或失之太過往往如此碑側記云上欲別加超奬且命待制于側門側門之地無考新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二年四月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則側門殆是論狀進奏之所會善寺牒載大歷二年沙門乘如請右銀臺門奉表陳謝此所謂側門或卽右銀臺門之類也記爲璟之孫儼所請者儼爲璟第七子華之子官蘇州刺史見世系表上行狀之虛僎新唐書附趙冬曦傳稱其開元間爲集賢學士惟唐音統籤

稱俱為從愿從父自問喜尉入為學士終吏部員外郎是碑所載乃其終官也購石立碑之封演唐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亦不列其名其所撰聞見記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是其所終之官計其時當在德宗貞元間聞見記中有尊號一條記貞元間事卷中石經條稱天寶中為太學生登第時張繹有千佛名經之戲見貢舉條佛圖澄碑條記大歷中行縣至內邱則是官邢州刺史時事此碑結銜稱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卽其時也潛研堂跋謂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為史略攷唐制節度

等使例兼御史大夫故封長清岑參詩稱御史大夫而傳亦不載與此同例非史失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終